

一方水土

蛋壳上的绵绵稻香

张逸云

秋日的云溪菱泊湖波光潋滟，清新稻香漫过长长的岸线，我慕名走进岳阳市凌泊湖社区“云溪蛋雕作坊”。

一间普通的拆迁还建房里，51岁的张志敏正俯身案前，指尖的刻刀在一枚蛋上轻颤。蛋壳薄如蝉翼，刀痕却似有筋骨。寥寥数刀，洞庭湖的晨雾已在曲面流转。

张志敏自幼爱好书画，谈起他的蛋雕之缘，还得追溯到20年前，在广东灯饰厂打工的时候。张志敏当时在生产研发部门，有一天，部门经理拿着一个鸵鸟蛋给他，让他尝试开发一个夜灯饰品。那次“触电”后，张志敏便迷上了蛋雕这门“在刀尖上跳舞”的手艺，并一发不可收。

蛋雕这门艺术，是场与脆弱的博弈。以鸡蛋、鹅蛋、鹌鹑蛋、鸵鸟蛋、甲鱼蛋等为原料，在不足1毫米厚的壳上，用阴刻、浮雕、镂空等技法作画，每一刀都得像春风拂过水面——轻了留不下痕，重了便前功尽弃。

从最初在鸡蛋壳上刻简单的吉祥纹样，到后来专攻鹌鹑蛋、鸵鸟蛋等大尺寸载体，张志敏的刀下渐渐长出了洞庭山水、湖湘民俗与蓬勃生命。

他的作品题材广博、刀法精湛、意境深远。鸵鸟蛋镂空作品《地球仪》，收纳广袤世界；鹌鹑蛋浮雕镂空作品《重生》寓意破茧成蝶；鹅蛋浮雕镂空作品《百福百寿图》象征团圆美满；鹅蛋镂空拼接作品《墨海轩》中屋顶瓦片、门窗雕花等细节栩栩如生；集多重技法为一体的《岳阳楼记》，蝇头小楷如群蚁排衙，笔锋间藏着“先忧后乐”的文人气骨，展现了传统工艺的精妙。

依墙定制的展柜上，整齐划一摆放着各类型蛋雕作品，其中一件题为《袁隆平》的作品让我感到震撼——袁隆平院士半身像侧身而立，一手轻扶稻穗，眼神望向远方，仿佛在展望广袤田园的下一个丰收景象。方寸之间，演绎出袁隆平院士毕生追求的粮食梦想。

这个细节，触动了张志敏的创作灵感。

在张志敏的描述中，我得知了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

袁隆平逝世那天，张志敏默默呆立在工作室的窗前，眺望浩渺的苍穹。天光恍恍惚惚，一只雄鹰，扑扇着翅膀。矫健的英姿，从他的目光远处掠过。他仿佛看见，天地之间浑然一体的视线末端，有个人目光如炬，俯身田园。那一刻，他决心拿起刻刀，让那躬身稻田的身影，望向稻浪的目光，在脆弱又坚韧的蛋壳上，获得永不褪色的生命。

而后，张志敏收集了大量资料，研究袁老在田间工作的照片、影像，捕捉其躬身稻田时的专注神态、布满老茧的双手、被晒得黝黑的面庞等细节特征；深入洞庭湖平原上的稻田，观察稻穗生长姿态，感受春风稻浪的韵律，将这些真实的生活印记，融入创作构思。

酝酿沉淀了许久，他终于拾刀开工，让那些心底的情感，顺着刀尖流淌到蛋壳上。

选材过程，张志敏极为慎重。反复试验后，最终选定质地坚韧、弧度适宜的鹌鹑蛋。拿到蛋的那一刻，他轻抚温润的曲面，耳畔回响袁老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的话语，仿佛感受到即将绽放异彩的新生命。他相信，看似内腹空空的蛋壳，蕴藏着破壳而生的磅礴力量。

雕刻人物，最见功力的是眼睛。袁院士眼中对丰收渴望与执着的细节，是张志敏的神来之笔。他运用微雕技艺，在不足1平方厘米的蛋壳区间，刻出数十道细腻的眼纹与流转的目光。

1970年，海南炎天酷暑，袁隆平蹚进沼泽，毒日烤着脊背，他弯着腰身，在绿浪翻滚的田野里细心寻找。终于，寻获了那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兴奋不已，扑跪在泥水里，捧起稻株，如同双手捧着初生婴儿，眸子闪动的光芒，如鹰隼般穿透稻浪，照亮茫茫原野。

如今这尊蛋雕仍在展柜里静静立着，来的人走到它面前，总会下意识放慢脚步，目光在蛋壳的稻浪里停很久。风卷着新一季的稻香漫进来，稻穗的沙沙声，一直都在。

刀尖在蛋壳上轻颤，演绎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指尖芭蕾”。他屏住呼吸，用发丝细的线条，勾勒出衰老的目光和眼角的笑纹。这不同寻常的笑纹，藏着洞庭湖滚滚浪涛，漾着太平洋悠悠海风——袁隆平总说自己是“洞庭湖的麻雀”，还要做“太平洋的海鸥”，把稻种播向万国。

雕刻袁隆平院士身后的稻浪，张志敏遭遇过多次失败。一次，当他试图镂空雕刻稻穗，咔嚓一声，蛋壳突然碎裂，令他心头猛然一紧。但他没有气馁，不断调整下刀角度和力度，创新性地采用“渐次镂空法”，从稻穗根部开始，由深至浅、由密到疏雕琢，让一片片稻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张志敏创作蛋雕《袁隆平》，过程并不轻松。盛夏，在逼仄的工作室，他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高温炙烤大地，然而，周围的世界，仿佛都与张志敏无关，他的心中，只有袁老和手中那尊正在成型的蛋雕。累了，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硬的身体，望望窗外的天空，脑海里依旧浮现袁老的身影；饿了，随便吃几口对付一下，重新回到桌前继续创作。

袁老的面部与衣着，采用浮雕技法，微微凸起的线条，让人物形象立体而鲜活。稻穗部分运用镂空雕，除去蛋壳多余部分，留下纤细的稻秆与稻叶，展现出轻盈灵动的质感。人物衣纹、发丝等细节，用阴刻呈现，线条流畅细腻，精准勾勒出形态特征。多种技法巧妙结合，使作品在有限的空间，展现出丰富的视觉美感。

经过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艰辛创作，融合了浮雕、镂空雕、阴刻等多种技艺，当黎明的曙光飘落到刀锋上的时候，作品终于完成。方寸之间，袁老仿佛站在稻香绵绵的田边，面带微笑，目光坚定而温暖。

如今这尊蛋雕仍在展柜里静静立着，来的人走到它面前，总会下意识放慢脚步，目光在蛋壳的稻浪里停很久。风卷着新一季的稻香漫进来，稻穗的沙沙声，一直都在。



张志敏蛋雕作品《袁隆平》。



通讯员 摄

艺苑杂谈

讲学院的传奇叙事

康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邵阳开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由于国民党的高压，仅存在8个月便被迫解散，但却培养了250多名抗战骨干。他们活跃在南方各游击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件事本身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也是极佳的艺术创作题材。电影《烽火塘田》开创性地填补了这一题材电影创作的空白，紧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核心，以讲学院的师生形象为叙事经纬，以武汉陷落、国民党在长沙实施所谓焦土抗战、国民党开始推行防共限共共为时代语境，将传奇故事讲得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

为什么要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用影片中学院创办人吕振羽的话说就是，“在农村建立文化据点和教育据点，同时开展游击战争”“抛弃一切无谓之争，关键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盘棋下活”。塘田战时讲学院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缩影。老师中，有共产党人吕振羽，有国民党学者叶政，有著名作家张天翼、语言学家曹伯韩、国学家吕剑丰，有李学林这样出身黄埔六期的军事教育；学员中，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也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他们围绕中国的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交锋，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语境和思想状况。最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师生所信所向所行的主流主潮。甚至那个国民党安插的破坏者唐胤波，也在最后关头反戈。而学院所在的塘田，旁观者、劫掠者、被欺凌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对者，都逐渐变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参与者、支持者。

《烽火塘田》以一种精细的笔法，成功塑造了丰富立体、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并集中体现在吕振羽和叶政这两个来自不同阵营的人物身上。吕振羽和恋人生王真下船抵达塘田时，吕振羽想背王真上岸，被拒绝，这时乡村少年周有夫一句“你婆娘根本不让你扶，很没面子吧”，让吕振羽的形象立刻鲜活起来。全片中，吕振羽这个典型人物，既有接徐特立“回湘开荒”电报后返湘的担当，也有建议在塘田开办战时讲学院的智慧；既有与叶政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激辩，也有激辩之中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的理性和辩证；既有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也有与王真之间真挚朴素的爱情；既有将婚礼资金当作办学经费的“豪气”，也有调暗油灯节省煤油的“小气”……如此，吕振羽形象便具有了丰富的层次，有了感染力、吸引力。

全片着墨甚多的叶政，则细腻地展示了他思想变化的过程。刚出场时的叶政是国民党的坚决拥护者；在与吕振羽的辩论中，叶政感到自己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和追问，突觉尴尬；武汉陷落后，叶政开始悲叹国人“一盘散沙”；直至国民党错误决策，导致长沙文夕大火烧死了三万多老百姓，叶政痛呼信仰被烧毁；最后叶政离开塘田时一方面表示三民主义已经名存实亡，却一时难与过去的信仰决裂。片中对叶政思想变化的表现富于层次和节奏，真实可信。除了吕振羽和叶政，其他人物群像也可圈可点。

《烽火塘田》以一种独到的架构，精巧编织了历史叙事的时空场域，影片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进行了有效的拓展。从历时性的纵向看，影片从塘田少年周有夫的讲述开始，那缓缓流动的夹夷水犹如时间之河带出历史的意味。之后，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故事与他的讲述并置，而讲述并未对叙事造成干扰。片尾同样以讲述结束，随着讲述，那一群仿佛从时光深处走来的塘田战时讲学院的青年学生，令人感佩、感动、感慨。从共时性的横向看，影片构建了学院空间、塘田乡村空间和抗日战争历史空间，通过三重空间的叙事推进，既增加了影片的厚重感、历史感，也增加了影片的细腻感、况味感。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浪浪山小妖怪》海报。

影视观察

让“小妖怪”成为主角

李清

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在银幕上被反复演绎，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却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原著中连姓名都未曾留下的小妖怪们。作为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的首部衍生电影，它从经典文本中发掘出被遮蔽的叙事可能，为家喻户晓的西游故事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

传统西游题材作品多聚焦唐僧师徒的英雄史诗，而《浪浪山小妖怪》大胆颠覆视角霸权，让小猪妖、蛤蟆精等“边缘角色”走到舞台中央，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奇幻世界徐徐展开。小猪妖为了进入大王洞，埋头苦考三年才得偿所愿，却因刷锅时太过于卖力，误将大王爷爷留在锅上的名字擦去，瞬间从“职场新人”沦为“待处决犯”。走投无路的小猪妖与发小蛤蟆精决议逃离浪浪山，途中又遇上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各处窘境的小妖怪组成假唐僧师徒，在去西天取经的荒诞旅程中，意外收获了村民的尊崇与“降妖除魔”的锦旗。充满烟火气的情节设计，打破了神话故事的悬浮感，让经典文本与当代观众产生强烈情感联结。

小妖怪们的“取经”过程充满了波折与意外，从最初的懵懂模仿，到在旅途中逐渐找到自我价值，每一次的挑战与成长都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影片中的小妖怪们虽身处困境，却始终保持着善良、勇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们在取经途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用团结的力量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浪浪山小妖怪》并未编成一部“逆袭爽剧”。当四位小妖怪闯入“小雷音寺”，黄眉老佛的出现撕开了所有伪装。黄眉老佛将他们关进牢笼后，逼迫他们假扮四大金刚欺骗真唐僧师徒，此时角色的选择构成了尖锐的人性拷问。最终他们联手战胜终极BOSS，却耗尽能力变回普通动物，这样的结局，跳出了“打怪升级”的窠臼，把神话故事拉回人间烟火，让英雄主义在平凡处照见更真实的生命重量。影片想展现的，不是小人物逆袭成为英雄的传奇，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

“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看完浪浪山哭了”……许多观众看完影片后，都被直抵心底的共鸣击中。那些小妖怪们，是你，也是我，是芸芸众生里的每一个缩影，是在生活里默默跋涉的“无名之辈”，是在泥泞里抬脚前行的普通人。作品成功

塑造了一组极具现实投射力的角色群像。主人公小猪妖打破了传统猪妖好吃懒做的刻板印象，浑身是劲的闯劲与持续输出的情绪价值，像极了在职场中努力发光的年轻人。蛤蟆精在保守与冒险间的摇摆，道尽普通人面对改变时的纠结。话痨黄鼠狼精被迫扮演沉默沙僧的软肋，小妖怪们既有投机取巧的狡黠，也有挺身而出的担当。这些充满矛盾的角色，用他们的狼狈与坚持，让观众在笑声中看见自己，这种共情力正是作品最动人的底色。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在美学表达上的创新同样令人称道。作品秉持“笔墨入镜”理念，将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意境与现代动画的光影空间感相融合。远景中，墨色云霞在淡墨山水间流转，仿佛山水画在银幕上活过来。近景里，角色轮廓的手绘弧线细腻灵动，让线条都带着呼吸感。影片以五行色泽赋予角色特质，既贴合角色属性，又构建出极具东方美学意蕴的视觉体系。在动作设计上，作品不追求炫目的特效，而注重“神韵”与“气韵”的传递，当角色施展法术时，背景的山川云气会随动作流动，充满诗意与张力。声音设计是影片的另一重惊喜。海浪的呜咽、虫鸣的细碎、风声的穿梭，自然声响构成了一组“声音蒙太奇”，复刻了夏日山野的氛围感，让观众仿佛能听到潮湿的草木气息、埙的苍凉、洞箫的悠远与西洋乐器的明快交织，既保留了东方美学的空灵，又增添了现代叙事的节奏感。

在众多改编《西游记》的影视作品中，《浪浪山小妖怪》无疑是具有突破性的一部。它不迷恋经典的宏大叙事，而是在西天取经的背景下，讲述了一段属于小妖怪的寓言式旅程。这种叙事创新，不仅让西游故事有了新的入口，更引发了观众对平凡人梦想与价值的深层思考。

从对经典的解构到对现实的观照，从美学的创新到情感的共鸣，这部作品用它的巧思与真诚证明，经典不是束缚创作的枷锁，而是等待被重新诠释的富矿。它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范本。当我们敢于在熟悉故事里寻找陌生视角，敢于让平凡者成为主角时，经典可以在时代的土壤里开出新的花朵。

2025年8月17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瀚璐 版式编辑 刘也

音乐咖啡

作为湖南卫视的老牌音乐竞技节目，《歌手2025》自开播就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00后”新生代歌手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不仅展现了新生代歌手的实力，也让观众看到了年轻歌者的艺术态度与追求。

回溯《歌手》系列，镜头大多聚焦于齐秦、韩磊、韩红、林忆莲、李玟等功成名就的歌坛“老将”，年轻歌手的身影往往只是点缀。齐秦的沧桑、韩红的磅礴、林忆莲的细腻，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的声音，构成了一代人关于“好歌声”的集体记忆。那么，新生代歌手去哪了？新生代歌手的声音何时能被更多人听见？

为年轻歌手提供舞台，让更多年轻的声音被听见，是《歌手2025》的一大亮点，也是一大突破。它主动为年轻歌手搭建舞台，让那些充满朝气的声音真正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全开麦直播、无修音的规则将舞台升级为“高压舱”，残酷的赛制让较量不再局限于唱功，更挑战歌手的心理素质、临场应变等综合能力。在这样的严苛标准下，“00后”歌手单依纯、马嘉祺、Grace Kinstler与58岁的林志炫等同台竞技，既展现了新生代的勇气与实力，也化解了大多数观众对于流行乐坛的“断层焦虑”。

第二期竞演中，单依纯凭借扎实的唱功以歌曲《天空》蝉联冠军，网友纷纷讨论她会不会成为王菲的接班人。事实上，艺术向求异不求同，无论是音乐的创作还是表演追求的是个性化，而非同质化的表达。从单依纯的表演来看，她的演唱与王菲在唱腔、声线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真正打动人的，是她个人对歌曲的独特理解与诠释。当然，能与王菲这般重量级的前辈并列被讨论，单依纯的实力也可见一斑。

作为“时代少年团”的队长，马嘉祺常被大众标签化地视为流量明星。他在第二期竞演中，以干净真诚的嗓音演唱《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成功揭榜。大多数观众被其深刻的情感表达所感动，同时也对这位新生代歌手刮目相看。《你曾是少年》中，他以清澈明亮的嗓音温暖一个个“曾经的少年”。他的歌声不仅表达出青春的肆意，也充满对未来的渴望。在《歌手2025》的舞台，马嘉祺同样遭到网络热议，关于“偶像能否唱好歌”的讨论始终萦绕。面对质疑，他在节目中演唱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似乎是最好的回答。

除了为年轻歌者搭建舞台，《歌手2025》更以音乐为媒介，见证着他们对艺术边界的探索，也传递出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在节目中，向来被认为是抽象艺术的音乐，经新生代歌手的“新玩法”得到具象表达。单依纯演绎的歌曲《李白》便是如此。《李白》不仅在编曲中加入了年轻人热衷的“游戏梗”，而且通过“魔性”演唱，将“诗仙”李白从教科书带到乙世代，打破“次元壁”。这种将年轻人的生活与音乐相融合的演绎，带给观众全新的音乐审美体验。而那句“试试又能怎”，带着不管不顾的率性，更是唱出了年轻一代的心声，唱出了不被规则的勇气，引起情感共鸣。特别是歌词中“如何呢？又能怎！”的诘问，更成了年轻一代的网络热梗。

与《李白》的“魔性”相比，歌曲《君》则长于抒情。从表面看，歌曲是将邓丽君演唱的16首经典歌曲拼合成一首歌，但实质上是一次全新的制作。因为，这首歌并非像以往的串烧歌曲那样，将多首歌曲的某一音乐片段通过剪辑、拼接或重新编曲串联成一首新歌，而是仅选择歌曲的某一词句进行重新制作。从单依纯的现场演唱来看，《君》的词句、曲调表达在其独特的唱腔衬托下，都堪称连贯、顺畅。尽管这样的改编仍有争议，但对于演唱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表达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回望和理解，以及对邓丽君这位华语乐坛极致的致敬之心。

《歌手2025》虽已落幕，但新生代歌手们缔造的精彩现场与风格迥异的音乐表达会长久扎根于观众心中。从清澈稚嫩的《你曾是少年》，到张扬态度的《李白》，再到古灵精怪的《有趣》……新生代歌手在《歌手2025》的舞台上，用多元化的音乐表达刷新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也拓宽了音综的艺术边界。当舞台真正向年轻一代敞开，当行业愿意为创新提供试错的空间，流行音乐便能始终保持与时代同频的脉搏。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得以听见这个时代的声音，正在长出怎样新鲜的模样。

《歌手2025》：如何呢？又能怎！